再谈“守候与照料”的农业伦理观

On “Watching and Caring” As the Principle of Agricultural Ethics

齐文涛 /QI Wentao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农业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陕西杨凌，712100）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Heritage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angling, Shannxi, 712100)

摘　要：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守候与照料”的农业伦理学原则作推进式探讨。首先，再界定“守候与照料”的内涵。“守候与照料”并非“无所作为”。“守候与照料”原则规定下的人之作为的主要方面是，构建可持续、无污染的农作生态系统。蒋高明的生态农业实践，为此提供了现实诠释。其次，挖掘“守候与照料”的历史依据。先民几千年农作实践渗透着“守候与照料”的理念，中国古代的种植、养殖以及种养结合的农作系统，处处体现着“守候与照料”的精神意旨。最后，推演分析农业活动正当性的方法。从“守候与照料”原则推演出农业活动的规范性内容，提炼出伦理分析方法：“理念分析法”、“三维分析法”。两种方法可用于分析农业活动的正当性，检察其中的不正当因素。

关键词：“守候与照料”　农业伦理学　农作生态系统　中国古代农业　伦理分析方法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discusses progressively “Watching and Caring” as a principle of agricultural ethics. Firstly, the connotation of “Watching and Caring” is redefined. “Watching and caring” differs from remaining inactive and accomplishing nothing. According to this principle, the primary aspect of human endeavour is to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and pollution-free farming ecosystem. Jiang Gaoming’s eco-agricultural practice has provided a realistic interpretation for this. Secondly,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Watching and Caring” is reviewed. The concept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Watching and Caring” was reflected in our ancestors’ farming practic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was embodied in Chinese ancient planting, cultivation and integrated farming ecosystem. Lastly, methods to examine the legitimacy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re deduced. The principle of “Watching and Caring” provides the basis for normative contents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extracts ethical methods, including the “idea method” and the “three-dimension method”, which can b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legitimacy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examine the unjustifiable factors.

Key Words: “Watching and Caring”; Agricultural ethics; Farming Ecosystem; Chinese ancient agriculture; Ethical methods to examine agriculture

中图分类号：S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5994/j.1000-0763.2018.06.002

在既有研究中，“守候与照料”作为农业伦理学原则，基本含义是：农业活动是人干预自然以获取农产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应以“守候与照料”而不是“限定与强求”的态度面向自然环境，对待农业生物。[1]以下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对“守候与照料”的农业伦理观作推进式探讨。

一、内涵界定：“守候与照料”是无所作为吗

“守候与照料”的农业伦理观提出后，引起多方关注，支持与质疑之声并存。论文《农业伦理学研究现状与未来走向谫论》提出：“以此为农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农业伦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7CZS048）。
收稿日期：2018年4月4日
作者简介：齐文涛（1983–）男，黑龙江富锦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农业伦理学、农学思想史。Email: qwt@nwafu.edu.cn

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会带来人在面对‘对象物’时的无所作为。”[2]作者认为，“守候与照料”作为农业伦理学原则会带来人的无所作为。这个说法颇有代表性，持相似观点者为数不少，对“守候与照料”农业伦理观的质疑多从此出。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现作申明。

事实上，拙文《“守候与照料”的农业伦理观》对“守候与照料”原则作过概念分析。对自然环境，“守候”重在“守”，指人天相守，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也指干预自然切勿破坏生态平衡；“照料”以顺应为前提，在尊重自然本性、遵守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人力对自然施以佐助，促其保持生态平衡。“限定与强求”与此相对，“限定”系人视自然为外物，隐含宰治，“强求”系逼迫自然弃其本性，服从人的意愿。对农业生物，“守候”重在“候”，人听任自然节律，等待自然赠予，甘居被动地位；“照料”系发自内心、尽其所能的照顾和料理，对动物表现为照顾，考虑动物感受，对植物表现为料理，悉心除草施肥。“限定与强求”与此相对，“限定”姿态傲慢，隐含一味索取，“强求”不顾生物生理节律，迫其迎合人的意愿。[3]

在“守候与照料”原则中，“守候”强调人尊重自然的方面，“照料”则体现人的能动性。“照料”是人对自然环境和农业生物的“作为”方式。当然，“守候”原则规定了人之有所作为的前提，“照料”原则规定了人之有所作为的限度。然无论怎样，“守候与照料”允纳了人的作为。工业化农业的思维模式横行于世，“照料”式的作为限度暂时难被彻底接受，但“照料”终归是有所作为。

在“敬畏自然”与“仅取盈余”基础上，①笔者又增列“模仿自然”作为“守候与照料”的二阶补充原则：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分析总体上也表明，‘守候与照料’原则内含着人类的农作活动要‘模仿自然’的要求。‘模仿自然’主要有四重含义：第一，农业活动要模仿和参考潜在自然植被与动物分布，对种植来说，应种植与潜在自然植被相仿的或当地自然条件足以供养的植物，对养殖来说，应模仿潜在动物分布，也应参考潜在自然植被所能提供的饲料条件；第二，农作活动要模仿自然生态的物种多样性，既包含植物多样性，也包含动物多样性，避免大规模的单一种养模式。第三，种植业要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动物参与性，不能在搞大规模植物生产时排斥动物参与，没有动物参与的农业生态系统是不稳定的。第四，养殖业要模仿动物在自然条件下的生存状态，大自然不会将动物大规模高密度地圈养起来，搞规模化集约舍饲宜慎重。‘模仿自然’也应作为需要单独提出的‘守候与照料’的二阶原则之一。”[4]

对“模仿自然”的界说，体现了“守候”的基本原则，更提出了“照料”的具体方面。“模仿自然”为“守候与照料”规定了人之作为的方式。

质疑之声促使我们更清晰地规定“守候与照料”和“模仿自然”的内涵，概括人之作为的内容。那么，人之作为的主要方面是什么呢？无论是“守候与照料”还是“模仿自然”，都倾向于认为农业活动应该构建一类特殊的生态系统，其基本特征有：

其一，具备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模式。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它包含生产者和消费者，甚至包含初级消费者和次级消费者。它通常具有物种多样特征，不会在较大范围内只存在一种生产者或一种消费者。

其二，是有人参与的生态系统。“有人参与”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区别于自然生态系统，它是农作生态系统。前者，人不作为系统要素存在；后者，人是系统的构建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人是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作为消费者而存在。在种植生态系统中，人通常是初级消费者；在养殖生态系统中，人通常是次级消费者。

其三，是可持续、无污染的生态系统。从可持续方面讲，区别于围湖造田、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这类系统寻求可持续运行。这要求无机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搭配合理，比例协调，人在系统中索取有度。从无污染方面讲，系统运行较少产生无法降解、不能循环的垃圾，较少制造难以控制、损害环境的污染，这要求系统通过

①一方面，片面主张“守候与照料”可能带来“人是地球主宰者”观念的滋生和蔓延，而环境伦理学在对自然以及生物、动物、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作出肯定的基础上提出“敬畏自然”，主张人不应试图征服自然、主宰自然，而应甘作自然之子、与自然合一，这种观念正可作为“守候与照料”原则的补充，故引其为二阶补充原则。另一方面，“守候与照料”原则不能直接推演出人索取农产品的“度”，尚须以“仅取盈余”作为又一补充原则，它指：农产品必须作为系统之盈余而存在，人只能索取农作生态系统盈余，人的索取不能以生态系统透支为代价。

生物本能和种间关系实现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流动。可持续偏向于系统的内部特征，无污染偏向于系统的外部影响。

人构建这类农作生态系统，是人有所作为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内容。人利用智慧与辛劳构建系统，不断修复系统运行过程的各类扰动，促其保持动态平衡，务求系统持续运行。

事实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研究员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态农业实践，已为“守候与照料”原则的人之作为方面作出有力的现实诠释。2006年，他在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成立研究型试验农场“弘毅生态农场”，进行生态农业探索。其核心思路是：“充分利用生态学原理而非单一技术，……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添加剂、转基因6项不可持续技术，增加生物多样性，从秸秆、‘害’虫、‘杂’草综合开发利用入手，种、养、加结合，实现元素循环与能量流动。”[5]他们特别强调基于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原理，使用人工的、绿色的技术，利用物理的、生物的而非化学的方法，实现种养结合。分析可知，“六不用”是对“限定与强求”式农业的拒绝。肥药膜等技术，都将土地限定为农产品的提供者，当土地不能按时交货时强求交货。而利用生态学原理，构建种养结合、实现元素循环与能量流动的农作生态系统，与“守候与照料”原则规定下人之作为的主要方面不谋而合。

综合以上论述和既有成果，可对“守候与照料”原则的内涵作出更全面的界定。“守候”包括人天相守、人地相守、人物相守，主张遵守自然规律，听任自然节奏，尊重生物本性，顺应生理节律。“照料”包括自然环境和农业生物两类对象，主张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环境健康，照顾生物生长，关心动物感受。“守候与照料”还有益于人的完善，能够促进美德养成，助益精神升华。“守候与照料”以“敬畏自然”、“模仿自然”和“仅取盈余”为二阶补充原则；特别强调构建人、环境、农业生物三者和谐共存的，无污染、可持续的农作生态系统。

二、历史依据：传统农作的“守候与照料”特征

古代先民总体秉持顺应自然的观念。老子云：“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6]顺应自然不独为农业活动而言，但势必渗透于农业活动中。韩非曰：“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丰年大禾，臧获不能恶也。以一人力，则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7]农业活动中的顺应自然，与人天相守、遵守自然规律、听任自然节奏的“守候”原则大有相合之处。同时，先民也注意到人力的作用。《吕氏春秋》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8]对农业活动而言，与天地一样，人力不可或缺。《列子》更进一步，特别强调农业活动中人的能动智慧，其云：“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下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无殃。”[9]应当看到，无论是《吕氏春秋》的“为”还是《列子》的“盗”，都以顺应自然为前提；人力所发挥处，不逾守候自然的范围，这是典型的“照料”式农业。我国传统农业的伦理特征大体如是，以下分种植、养殖、种养结合三部分详析之。

“顺天时，量地利”是历史时期种植活动的指导原则。《氾胜之书》对《吕氏春秋》“为之者人”的内涵作出解释：“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10]《齐民要术》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11]“趣时”就是“顺天时”，“和土”大体对应“量地利”。《齐民要术》以降，历代农书几乎都以“顺天时，量地利”为指导原则，只不过常以“时宜地宜”等近义词作为变相表达。《农书》云：“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农事必知天地时宜……顺天地时利之宜。”[12]《农桑辑要》云：“谷之为品不一，风土各有所宜。种艺之时，早晚又各不同。”[13]《王祯农书》云：“顺天之时，因地之宜。”[14]《农桑衣食撮要》云：“凡天时地利之宜……具在是书。”[15]《农说》云：“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则事半而功倍矣。”[16]《农政全书》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作为核心理念。[17]《知本提纲》云：“相土而因乎地利，观候而乘乎天时，虽云耕道之大，实有过半之思。”[18]需要指出，《礼记·月令》、《四民月令》、《四时纂要》等，分述一年十二个月份适宜或禁忌的农事活动，是“顺天时”原则的具体体现。

将“顺天时，量地利”与“守候与照料”进行内涵比对发现，二者意旨大有相合之处。“顺天

时”的作物种植，系参照不同的气候条件，在不同的季节与时间节点，因时制宜地对作物施以恰当的技术操作。这当中，对天气时节的顺应与“守候”原则的人天相守、听任自然节奏的内涵相统一；因时制宜地发出干预，体现出对农作生态系统特别是作物生长的照料。“量地利”的作物种植，系参考不同的地理环境、土壤类型和生境条件，因地制宜地选种作物，选择适应的土壤耕作技术、防旱保墒方式和水利设施种类，进行恰当的翻土、施肥、灌溉等田间管理。这当中，对土地环境的顺应符合“守候”原则的人地相守、遵守生态规律、尊重生物本性的内涵；更重要的是，这些因地制宜的技术操作，鲜明地展现了“照料”原则，包括对作物生长的悉心照顾和对生态环境的虔心维护。总起来说，“顺天时，量地利”和“守候与照料”，是对同一种作物种植理念的不同逻辑的表达。

我国古代的动物养殖活动有两种重要的伦理倾向。一是对畜养对象怀有“爱重之心”，这是我国古代养殖伦理的特色。《农书》云：“夫善牧养者，必先知爱重之心”，（[12]，p.15）其后《王祯农书》有“爱养之道”，（[14]，p.105）《农桑衣食撮要》有“爱惜保养”，（[15]，p.26）《三农纪》有“须知宝爱”[19]等语，含义大同小异，都将“爱重之心”视作畜养者的首要伦理素养。传统农业的养殖对象诸如马、牛、羊、猪、狗、鸡、鸭、鹅、鱼、蜂、蚕等，都是“爱重之心”的投射对象。二是重视对畜养对象的放牧散养。与当前盛行的集约圈养不同，历史时期畜牧业多采用放牧与舍饲结合的养殖方式，而重视放牧，是我国古代畜养伦理的重要倾向。人们在放牧与舍饲的选择中更倾向放牧，只要自然条件允许，人们更愿意采用放牧的畜养方式。羊、牛、马能放则放，猪也常牧，鸡鸭等禽类总体上处于散养状态。

对畜养对象怀有“爱重之心”，体现了“守候”原则的“人物相守”方面。“爱重”区别于纯粹利用，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种方式。动物深深地参与到人的生活中，人与动物相依共存。更重要的是，“爱重之心”导致了人对养殖动物的精心“照料”，体现了“照料”原则的照顾生物生长、关心动物感受的方面。役牛役马，度其饥渴，量其劳逸，安其凉暖，惕其好恶，无处不照顾有加；铰羊毛谨防羊受冻，取羊奶谨防伤羊羔；养猪养鸡，都加盖小厂棚，以避雨日；等等。重视放牧散养，体现了“守候”原则的尊重生物本性、顺应生理节律的方面。动物原本生活在野外环境中，自由活动，自由采食，放牧散养是遵守其规律，随顺其本性。与集约舍饲设法促其快速生长不同，放牧散养顺应其生理节律，任其自然生长。重视放牧散养，也体现了“照料”原则，尤其是照顾生物生长、关心动物感受的方面。放牧散养不是一味放任不管，而是既要引导其进入合适的放牧地，也要保证其不被捕食、不受惊吓。这当中的“照料”，还包含对生态环境的照料。

先民的种植活动与养殖活动并非独立无干，而是紧密联系，构成种养结合的农作生态系统。种养对象有多样化特征，种植对象有谷、果、蔬、桑等，养殖对象有马、牛、羊、猪、鸡、狗、鱼、蚕、蜂等。所种植物作为生产者，为所养动物提供食物。比如种草养畜，植桑饲蚕，种植收获的谷类、蔬菜及其副产品用作畜禽饲料，专门种植豆类为畜禽补充营养等。所养动物作为消费者，为所种植物提供肥料。畜禽粪秽都是宝贵的有机肥，牛、羊、马、猪、禽、蚕的粪便都要还田，鱼的排泄物也被植物利用。役畜还为种植活动提供力役。如此，植物和动物互用互利，构成传统小农的物种多样的农作生态系统。

先民对种养结合的农作生态系统的构建，体现了“守候与照料”的精神意旨。在这个系统中，人充分尊重生态法则，顺应自然之力，利用生物多样性及其内在依存关系实现系统物质与能量的循环流动，进而收获农产品，这契合“守候”原则的人地相守、人物相守、遵守自然规律，听任自然节奏的内涵。人作为系统的一份子，不仅不是无所作为，更是利用智慧和技术构建系统循环，不断修复系统各类扰动使其保持动态平衡，促进系统的无污染、可持续，这是典型的“照料”，契合“照料”原则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环境健康的方面。上文提到的“守候与照料”原则规定下的人之作为的主要方面是构建有人参与的可持续、无污染的生态系统，先民的农作生态系统为其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支持。

从上可见，我国古代的种植、养殖及种养结合的农作系统，都体现了“守候与照料”的精神意旨。虽然先民没有直接打出“守候与照料”这面旗帜来引领传统农作的发展方向，但从客观上看，他们几千年的躬身实践，无处不渗透着这一

理念。与“守候与照料”在思想上具有亲缘关系的“顺天时，量地利”、“必怀爱重之心”、重视放牧散养、营造种养结合的农作系统等思想与倾向，已经内化到先民的观念结构中。基于“守候与照料”理念返观历史会发现，传统农作就是“守候与照料”式的。田松认为，在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时候，可以有三个依据：科学依据、经验依据、历史依据。如果说蒋高明研究员的生态农业实践为“守候与照料”理念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经验依据，那么中国几千年的农作历史，就为其提供了集体的历史依据。

三、实际应用：分析农业活动正当性的方法

与科学技术活动需要伦理规范一样，农业活动也需要伦理规范。农业活动的规范性应由农业伦理学发出。根据“守候与照料”的农业伦理观，农业活动的规范性内容总体表述为：人应以“守候与照料”而不是“限定与强求”的态度面向自然环境，对待农业生物；应该“敬畏自然”、“模仿自然”、“仅取盈余”；应该致力于构建无污染、可持续的农作生态系统。具体而言，农作关系到人、自然、农业生物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守候与照料”原则可在自然环境、农业生物、人的生活三方面演绎出清晰的伦理规范：在自然环境方面，应遵守自然规律，听任自然节奏，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环境健康；在农业生物方面，应尊重生物本性，顺应生理节律，照顾生物生长，关心动物感受；在人的生活方面，应保障人类温饱，增进人体健康，促进美德养成，助益精神升华。这些内容堪作分析农业活动正当性的标准。如果一项农业活动符合这些标准，可认为正当；如果不符合或部分符合，可认为具有不正当因素。

鉴于三个二阶原则是对“守候与照料”原则的补充，它们都从相对抽象的理念方面对农业活动发起规范，可合成一处作为分析农业活动正当性的方法，不妨称为“理念分析法”。理念分析法是指，对一项农业活动作出“守候与照料”还是“限定与强求”的判别，并从“敬畏自然”、“模仿自然”和“仅取盈余”三个角度作出分析。如果倾向于“守候与照料”并且是“敬畏自然”、“模仿自然”和“仅取盈余”的，则是正当的；反之，具有不正当因素。三个二阶原则可以检验不正当性所在。此外，致力于构建无污染、可持续的农作生态系统，是“守候与照料”内涵中人之作为的主要方面，可归入理念分析法，作其内容的一个方面。

鉴于“守候与照料”原则对自然环境、农业生物、人的生活三个维度发起观照能够形成具体内容，它们都从相对具体的操作方面对农业活动发起规范，可并列起来作为分析农业活动正当性的又一方法，不妨称为“三维分析法”。三维分析法是指，对一项农业活动分别从自然环境、农业生物和人的生活三方面作出评判，看其是否遵守自然规律，听任自然节奏，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环境健康；是否尊重生物本性，顺应生理节律，照顾生物生长，关心动物感受；是否保障人类温饱，增进人体健康，促进美德养成，助益精神升华。如是，则具有正当性；反之，具有不正当因素，而且可将不正当因素定位在具体方面。

简言之，可提炼出分析农业活动正当性的两种方法：

（1）理念分析法：是否遵循“守候与照料”原则，是否“敬畏自然”、“模仿自然”、“仅取盈余”，是否致力于建构无污染、可持续的农作生态系统。

（2）三维分析法：是否遵守自然规律，听任自然节奏，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环境健康；是否尊重生物本性，顺应生理节律，照顾生物生长，关心动物感受；是否保障人类温饱，增进人体健康，促进美德养成，助益精神升华。

三维分析法是理念分析法的具体表达，理念分析法是三维分析法的抽象陈述，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首先，理念分析法所依据的理论表述恰恰表明了农业活动中自然环境、农业生物和人的生活三者间的关联，这为三维分析法提供了分析问题的维度框架。其次，对“守候与照料”原则作出的演绎分析呈现了“守候与照料”原则在自然环境、农业生物和人的生活三个方面里的具体表现，这些内容正是对农业活动进行三维分析时的具体“指标”。更重要的是，“守候与照料”的态度可以同时对自然环境、农业生物和人的生活发出正向的、积极的观照，实现“三方共赢”，这使三维分析法在三个方面的分别分析获得一致结论成为可能，至少避免了三个方面的分析结论发生激烈冲突。

两个方法，一抽象一具体，各具优缺点，可互补使用。理念分析法相对抽象，但运用起来比

较直接，可在短时间内对问题作出总体性质判断。三维分析法运用起来过程相对繁琐，但比较具体，既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具有操作性，也可以分析出具体问题所在，指明需要改进的具体方面。对一项农业活动的正当性进行分析，可先使用理念分析法做出总体性质判断，如有必要，再运用三维分析法作进一步具体分析。

以下试举三例，运用两种方法分析三种农业活动的正当性。

其一，敖汉玉米种植。

近二三十年来，受价格因素影响，内蒙古敖汉旗发展了玉米种植。2013年种植面积达165.8万亩。相比粟等当地传统旱地作物,玉米需水量较大。但当地降水量较少，地面水源缺乏，只能抽取地下水灌溉。水井深度不断加深，由几十米向百米以上发展。[20]

运用理念分析法分析，敖汉玉米种植是“限定与强求”。将土地限定为经济效益的提供者，土地因缺水不能支撑大范围玉米生长，就抽取地下水强求其生长。这种种植方式缺乏对自然的敬畏，它以主宰者的心态，出于利益，向自然索取。种植玉米不是基于对自然的模仿，当地潜在自然植被主要不是玉米一类相对耗水的植物，而是粟一类相对耐旱的植物。即使有玉米一类的植物，也不可能形成如此规模。这种种植方式导致地下水超采，构成对当地自然生态的透支，收获的玉米不但不是系统盈余，而且难以为继。敖汉玉米种植不可持续。

运用三维分析法分析，首先，敖汉玉米种植对自然环境造成沉重压力。玉米生长以地下水超采为代价，地下水位的不断降低体现了环境因素的失衡。这种种植方式非但不能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环境健康，反倒破坏生态环境、透支生态系统。其次，在农业生物维度，敖汉玉米种植存在问题不甚明显。最后,规模化的玉米种植可能增收，但也容易使农民沦为工业化农业生产模式下的产业工人，被资本裹挟，反复从事单一操作，单调乏味，失去多样化种养的农作乐趣。如有不当的农药喷洒，还有损健康。

其二，青田稻田养鱼。

浙江青田县稻田养鱼历史悠久，至今已有1200多年。目前经营面积8万亩。在这种模式中，水稻为鱼提供小气候、饲料，鱼为水稻除草、除虫、松土，鱼和水稻形成共生系统。

运用理念分析法分析，稻田养鱼体现了“守候与照料”。人并未使用特殊手段强求水稻和鱼的生长，而是守候于系统之外，任其互利互助、自然生长。只在必要时，适度调整环境因素和品种数量的搭配。在这种农作模式中，人的主宰者形象不突出，鱼和水稻之间的互动方式，并非人为设定，不在人的掌控之中。稻田养鱼是对自然的模仿，青田地区降雨丰富，是鱼米之乡，水稻一类的耗水植物是其潜在自然植被之一，鱼类是其潜在自然物种。同时，稻鱼系统作为人工湿地生态系统的一种，是对天然湿地生态系统的模仿。稻鱼系统收获的农产品为成熟的稻和鱼，都是系统之盈余，收获后不会影响系统的持续运行。稻鱼系统是典型的无污染、可持续的农作生态系统。

运用三维分析法分析，首先，稻田养鱼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守，对自然节奏的听任。不仅不破坏环境,反而对系统外的环境健康有所促进。其次，与其他肉用养殖一样，稻田养鱼要剥夺鱼的生命，此其不足。但与高密度养鱼池相比，鱼在稻田中的生活环境更好，所食为天然饲料，活动空间也很宽松。对稻来说,鱼的存在为其省却了许多化肥、农药、除草剂的摧残。最后，稻鱼系统能提供相对天然的农产品,更有益人的健康。因其共生特征，省却了农民许多反复无趣而且有损健康的喷药等劳动。稻鱼生态系统还具有审美价值和休闲功能。

其三，规模集约养殖。

与传统重视放牧散养的养殖方式不同，现代养殖业运用工业的思维与手段，使养殖方式呈现规模化、集约化的特点。规模化是指，养殖动物的数量远远超出传统家庭院落，以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集约化是指，单位土地面积上饲养较多的动物。规模集约养殖以高密度饲养为特点，以标准化管理为手段。

运用理念分析法分析，规模集约养殖是典型的“限定与强求”。养殖动物被限定为肉蛋奶的提供者，如其不能如期交付器官及其他产品，就被施以一系列手段，诸如抗生素、激素，强求其按时交货。规模集约养殖对待动物没有敬畏，只视其为工具和任意利用的物品，其生命未被当作生命对待。规模集约养殖不是模仿自然，而是背离自然。自然不会把动物大规模高密度地圈养起来，也不会让动物脱离生态系统（吃人工饲料、没有

捕食者）。在规模集约养殖的养鸡生蛋、养牛挤奶中，蛋和奶不是鸡和牛的盈余，而是对鸡和牛的透支。肉产品的收获对象不是动物种群中的长成部分，而是标准化的统一“收割”，它们大多“未成年”。规模集约养殖使动物脱离生态系统。

运用三维分析法分析，首先，规模集约养殖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造成沉重压力。动物粪污将带来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动物呼吸会污染空气。所谓治理，只能缓解而无法避免污染，更何况治理本身又会消耗资源、制造污染。其次，规模集约养殖不仅要剥夺动物生命，还极大程度地增加了动物的痛苦。动物的心理福利、行为福利、卫生福利、环境福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动物被制造出许多行为规癖和生产性疾病。最后，规模集约养殖生产的动物产品会因动物健康问题和抗生素残留而有损人体健康。规模集约养殖由于其工业化生产方式而使养殖人员的劳动处于反复单一状态，无益于自我实现。而且工作环境又脏又差，有损健康。

需要指出，理念分析法和三维分析法不仅可用来分析农业生产活动，还可用于分析土地流转、农产品交易等农业经营活动，以及都市农业、美德农业等农业多功能性和农业新形式。

从事农业活动、进行农学科研、制定农业政策，都应遵守农业伦理学的基本规范，获取伦理层面的正当性。在理念分析法和三维分析法的观照下，农业活动将获得正当性分析。其是否正当、何处正当性有欠缺，都清晰立现。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可为农业活动的开展和农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审查和建议。

[参 考 文 献]

[1] 齐文涛. 农业伦理学: 一个有待作为的学术领域 [J]. 伦理学研究, 2014,(5): 109–115.
[2] 张永奇. 农业伦理学研究现状与未来走向谫论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3）: 149–154.
[3] 齐文涛. “守候与照料”的农业伦理观 [J]. 伦理学研究, 2015,(1): 104–106.
[4] 齐文涛. 农业伦理学“守候与照料”原则的分析与探讨 [R]. 兰州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 2015, 22.
[5] 蒋高明. 生态平衡的耕作之道: 从理论到实践 [J]. 绿叶, 2014,(3): 71–77.
[6] 范应元. 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13.
[7]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78.
[8] 吕不韦. 吕氏春秋 [M]. 陆玖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981.
[9] 白冶钢. 列子译注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34.
[10] 氾胜之. 氾胜之书 [M]. 万国鼎辑释,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0, 21.
[11] 贾思勰. 齐民要术 [M]. 缪启愉校释,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2, 43.
[12] 陈旉. 农书 [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56.
[13] 大司农司. 农桑辑要 [M]. 马宗申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88.
[14] 王祯. 东鲁王氏农书 [M]. 缪启愉、缪桂龙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5] 鲁明善. 农桑衣食撮要 [M]. 王毓瑚校注,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62.
[16] 宋湛庆.《农说》的整理和研究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0, 7.
[17] 程先强. 三才论视域下《农政全书》哲学思想研究 [D]. 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年硕士学位论文2011, 4–15.
[18] 王毓瑚. 秦晋农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4.
[19] 张宗法. 三农纪 [M]. 邹介正校释,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9, 574.
[20] 严火其. 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及其现代价值 [J]. 中国农史, 2015,(4): 12–28.

[责任编辑 李斌 赵超]